



# 悲歌一曲

纪念大提琴大师沙夫兰逝世二十周年

尹大为

今年2月7日,是前苏联大提琴大师丹尼尔·沙夫兰逝世20周年的忌日。年初,就想着一定要好好写篇文章祭奠一下。等再次想起,竟已过了两天了。翻了翻微博,出乎意料,竟没有一篇纪念他的文字。再搜了下微信公众号,居然也没有。这巨大的沉默,不禁让我感到悲凉。从书架上找出四十余张他的唱片,一张一张放一遍,也算是一种个人式的追悼。生前默默无闻,身后萧瑟冷落,配以他举世无双的铿锵激越的琴声,形成一种极为荒谬的反差。这反差令我不得不坐下来,写几句微不足道的话,给这位伟大的灵魂献上一份非薄的祭奠。

沙夫兰、杜普蕾、卡萨尔斯,在我心目中,一直是大提琴大师里的前三甲(从人类发明录音技术算来)。在这些顶级大腕里,沙夫兰可能是最没名气的。听古典的,没有不知道罗斯特罗波维奇的,但沙夫兰知者寥寥。我知道他的名字,也是这六七年的事。是我比较喜欢大提琴的缘故,无论遇到什么陌生的大提琴大师的名字,我都会设法找来他们的唱片听听看。沙夫兰也是如此,一听就放不下。几年来,我买下了所有见到过的他拉的CD。和动辄几十张、上百张的罗老、傅尼埃相比,沙夫兰是寂寞的。算上两个“大包”,总共也不超过五十张。

沙夫兰1923年生于列宁格勒,他年少成名,14岁时就获得了全苏大提琴大赛冠军。20岁时去莫斯科发展,得过一些东欧大提琴大赛冠军,后来一直和罗斯特罗波维奇并列,成为前苏联大提琴界首屈一指的“双子星座”。倒是有个有趣的现象,前苏联的音乐界一直盛产“双子星座”:钢琴界有李赫特、吉列尔斯这两大巨人,小提琴有大卫·奥伊斯特拉赫和柯岗两大“琴王”,大提琴界亦是如此。双雄并立,难免有“既生瑜,何生亮”之叹。老在世界各地频繁亮相的罗老,从来不提沙夫兰。据沙的继女回忆,每到罗老生日,沙夫兰都会给罗老打个祝贺电报,而沙老生日却从没收到过罗的任何祝福。沙老去世,罗老连一个唁电也没发……二十世纪风云变幻,罗老去国、归国曲折离奇,都写下来,估计一本书都放不下,暂且不表。沙夫兰一生蛰伏苏俄境内,只有过几次出国演出机会,唱片基本都在前苏联旋律公司录制(身后韩国、加拿大等也有一些小公司转制发行),其名所传不远,也是必然。

来说说音乐吧。黑泽明拍电影《罗生门》时,有段密林中强盗多襄丸强吻武士妻子真砂的戏,黑泽明要求真砂的眼睛里,必须有那种“光”。拉大提琴的人太多了,可是,有这种“光”的人却没几个。沙夫兰算是一个。

黄宾虹说:“古人论画谓‘造化入画,画夺造化’,‘夺’字最难……造化有神有韵,此中内美,常人不可见。画者能夺其神韵,才是真画。”几百年前的古人写下乐曲,印上纸张,已成死物,此中内美,常人不可见。沙夫兰给我最深的感觉,就是能化死为活,“夺”乐曲之神韵。听了他的巴赫《无伴奏大提琴组曲》,我想,巴赫也要感谢他,因为巴赫在他的手下真正复活了。黄公望论画,最忌邪、甜、俗、赖。大提琴“好汉榜”上前十名,若论单打独斗,都是一条好汉。但放在一起比,我想,罗斯特罗波维奇其病在“甜”,太过花哨,顾盼流连,想法太多;马友友病在“俗”,弄得像“轻音乐”,他的巴赫“大无”,像是给巴赫穿了一条美国式的牛仔裤;傅尼埃么,自己不感动,怎么感动别人?而沙夫兰像是刻碑,“龙门四品”,以刀代笔,厚重,深邃,一笔一划,都是合着血和泪。

冬夜,我边散步,边听着手机里六个德沃夏克《大提琴协奏曲》的名版。有几个版本是大学时代就听熟的,现在我把它们胡乱放在一起随手点着“盲听”,倒是别有意思。比来比去,听到喜欢的,再去看谁拉的,竟然还是杜普蕾和沙夫兰。其他几位拉的是“音符”,这两人在“音符”之外,似乎还有点别的东西。杜普蕾是豪放峥嵘的极致,沙夫兰是阴柔婉约的极致,女的豪放,男的阴柔,倒极有意思。

沙夫兰拉琴时,常闭目,凝神,像忍受着无边的苦痛。他所在的二十世纪,实在让人轻松不起来。我联想到钱锺书先生在《谈艺录》自序中的两句:“忧天将压,避地无之”。这大概也是沙夫兰的心境吧?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,好在他留下了这不朽的琴声。

# 听几版拉赫玛尼诺夫的《彻夜晚祷》

◆ 詹湛

乔伊斯《尤利西斯》第九章开头处,出现了一句半认真的调侃:“关于一部艺术作品首要的问题是,它究竟是从怎样深邃的生命中涌现的。”读到时,我真觉得它好像就是在说拉赫玛尼诺夫的这曲《彻夜晚祷》(Vespers, op.37)。

作品1915年2月里的两周之内即告完成,献给了将作曲家引入宗教音乐之门的施莫伦茨基。其实这已不是拉氏第一次涉足圣咏体裁,但从末如此完美地糅合民歌的饱满和声、素歌的织体与成熟的复调手法。东正教仪轨中的“彻夜晚祷”(也译为《通宵守夜》)是指晚祷和晨祷互为前后的通宵仪式,周而复始几个小时、仿佛抵达某种冥想状态的吟唱是最显著的特征。拉氏作品里的引子过后,前半部分属晚祷,后半段则为晨祷。素材运用方面,本作曾被作曲家解释为“下意识的仿造仪式”,指借用了其他民族,如希腊,基辅罗斯(9世纪至12世纪古国)或包含拜占庭和古俄罗斯元素的圣咏(如第九乐章)。据说他本人最钟爱宁静的第五乐章《上帝,请您让您的仆人安息吧!》。

全曲皆是无伴奏人声,共十五个乐章,构建出无与伦比的宽广音场。屈伸自如的弹性来自声部的巧妙搭配,譬如第二、九、十二乐章都由女低音开场,第六乐章是女高音声部启首,第七是这两声部的结合,第八多声部,第十则是男高音与男低音的呼应,合唱织体就这样在拉氏的“合唱配器法”(即通过明确标注的分声部或强弱记号)要求下,做到了乐队配器般的精准错落。1915年3月,甚是不易的作

品在达尼林的指挥下首演,可现实出了个更大的难题:由于一战正在进行,莫斯科市内难以找到足够男声——“难度堪比在圣诞节里寻找芦笋”,报纸评论如此酸涩地调侃,因为芦笋浓汤可是圣诞晚餐的必备呢。

我想推荐的第一版,来自有过不少杰出俄罗斯合唱(包括民歌)录音的指挥家斯韦什尼科夫(Alexander Sveshnikov),这版Melodiya是他1965年带领苏维埃国家学院合唱团录下的。斯氏24岁时就亲临了《彻夜晚祷》的首演,所以对第一手资料有着足够的、起码是记忆上的发言权。不过他的这版,曾被批评与首演时的莫斯科教会合唱团风格有异,在每一分句的开头注入了悍然的“重口吻”,而将精致均衡弃之不顾。在斯韦什尼科夫对低音声部的强调前,自开声的那一刻你便能见识一种北方的血性,或恰恰相反:瞬间的释然与感动。

若想觅求新录音,科尔尼耶夫率领圣彼得堡室内合唱团的版本(1993年,Philips版)可以一试。他与斯韦什尼科夫走了相仿的路线,而音效更胜,有如增配了从极弱至极强的力度调色板。假如你不适应俄式合唱,旋律线之颠簸会不亚于一条惊颤的湍流。当女中音奥尔加·鲍罗丁娜(Olga Boridina)带着一抹沙哑领唱出第二段“赞颂主吧,噢,我的灵魂”时,身后合唱团的纵深,又将作品容色之端凝推至极点。

除了上面两种,希利尔指挥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,或是克拉瓦指挥拉脱维亚广播合唱团也都挺经典的。后者保持着跨度很大的张力,他第二

乐章算是极慢的一个;2009年版企鹅唱片评鉴手册,则夸奖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的发音温暖,调性把握牢固,青年化的阵容又多了份清新感。

关于这首佳作的呈现“标准”,例如关键的低音比例应调和至几许,向来见仁见智。在笔者看来,俄系之外的合唱团虽说发音圆润,但色泽偏于明丽,多少牺牲了应有的凝重悲壮与第一时间的冲击(比如第九乐章的多声部卡农,特殊节奏下那恰如其分的恐怖不如说是块试金石)。一直未发现过俄系指挥家库塞维茨基的录音,让我有些失望。早有听闻,伯恩斯坦指挥的那版《费德里奥》曾被誉作“伟大,但抛弃了人为紧张”,对深邃细节的处理手法据说是就从库氏那里学来的,可惜库氏指挥合唱的例子不多见。

排斥使用器乐伴奏,这让他们对人对声的开掘进化到了极致。即便有过少数质疑,时至今日,俄罗斯人仍可毫无愧色地断言,《彻夜晚祷》是历史上最完美的晚祷作品之一,其价值足能与数百年前蒙特威尔第的《圣母晚祷》并驾齐驱。而在我听来,它在旋律上更接近老柴的《圣约翰·克里索斯托的礼拜仪式》,厚重的民歌意味却挥之不去。

按照学者沃尔科的归纳,《彻夜晚祷》的成型并非是孤立化的。战争等一系列时代前提,无疑为那一代作曲家营造了悲怆的心境。这股潮流间,斯坦贝格或格雷查尼诺夫都写过风格近似的合唱作品,可最终保持稳固地位的,终究只有这曲纵横着情感的沟壑、布满着不知名掩泣与长叹的《彻夜晚祷》。

# 谁识乾坤造化心

——听巴赫《哥德堡变奏曲》

◆ 蔡西民



当格伦·古尔德循着先贤的足迹,探索在哥德堡的世界。当他和他的前辈一样小心翼翼地拂去乐稿上200来年的灰尘的时候,我相信,黑暗之中一定会放出非常耀眼的光芒,我相信,寂静的天空里一定会响起非常清澈的声音。

如今这首伟大的曲子早已成为巴赫键盘作品中最为流行的曲目之一,被公认为是音乐史上巴赫最为恢宏,最深刻的变奏曲。与两卷平均律比起来,哥德堡的规模要小得多,但它高深莫测的走向,多变深刻的音乐情绪,使它和平均律一样成为巴赫的盛世大作。

咏叹调:如歌的生命。充满了美

好的憧憬,对未来的莫测未卜毫无担忧。简单的旋律蕴含着无限可能。

第一变奏:幸福的触摸。生命最初的触摸是那么幸福,最初的呼吸是那么甜蜜。

第十五变奏:三十段变奏的中间部,是结束也是开始。也是新的开始的蕴机。平静的旋律来自内心的感悟。沧桑已有,前途未卜。也许这就是巴赫的沧桑感悟吧,不管你曾经是如何的欢悦轻狂,但在这一刻,无力与绝望。拥有与失去,只一步之遥。曾经失去,心沉沉的,在山的深渊,河的底处,万劫不复。现在就让我们卸下年少的轻狂,用智慧和沉着来对未来

作一番思考吧。

第二十五变奏:三十段变奏的重中之重,生命的悲歌。人生是如此悲凉,呐喊止于无声。梦想止于破灭,不知光明会何时显现,生命已在最黑暗之中,我们的人生在这样黑暗悲凉的时刻,该有怎样的应对呢?我们该如何应对才可以撑住这生命中最重的时刻?

最后的咏叹调:生命又重回最初的形态,一样的旋律但已是不一样的歌唱,因为这一次的内容已完全不同,因为时间已有的流逝,因为情感已有的累积。但此时此刻,我们真的能唱出了生命的美丽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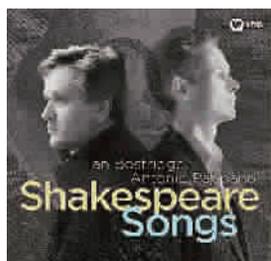


肖斯塔科维奇:《第五、八、九交响曲》

演奏:波士顿交响乐团 指挥:安德里斯·尼尔森斯

编号:479 5201 (DG)

在刚揭晓的第59届格莱美奖中,由当今乐坛炙手可热的指挥家安德里斯·尼尔森斯执棒波士顿交响乐团录制的肖斯塔科维奇《第五、八、九交响曲》获颁“最佳管弦乐专辑”奖,这也是两者继去年以肖斯塔科维奇《第十交响曲》问鼎同一奖项后的再度蝉联。尼尔森斯对这三部交响曲的解读兼具充沛的情感和宽广的幅度,同时又以细腻且深入的手法着力刻画出肖氏作品所特有的阴郁色调。可见如今的他正向着我们时代肖氏作品权威演绎者的方向迈进。



《莎士比亚之歌》

男高音:伊恩·博斯特里奇 钢琴:安东尼奥·帕帕诺 编号:9029594473 (Warner)

本届格莱美奖“最佳声乐独唱专辑”奖花落两家,除本栏在唱片出版后第一时间已作推荐的女高音多萝西娅·罗斯曼的《舒曼与贝尔格艺术歌曲集》之外,这张由博斯特里奇与帕帕诺共同演绎的《莎士比亚之歌》便是其中之一。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与音乐艺术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不断激发出音乐家们的创作灵感。专辑中,两位艺术家从强森、莫雷、拜尔德、海顿、舒伯特、斯特拉文斯基、芬济、蒂皮特等不同时代、不同风格的作曲家们据莎翁诗句创作的艺术歌曲中精选出29首佳作,并以极具个人气质的演绎赋予它们独特的艺术感染力,籍此向这位四百年前逝去的文学巨匠致敬。(严焕)